

·世界文学名著·

Jane Eyre

简·爱

[英]夏洛蒂·勃朗特/著



{插图版}



中国图书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

简·爱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简·爱 / (英)勃朗特(Bronte, C.) 著; 韩雪译; 梅
小红改编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7. 6

(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80220-146-0

I. 简… II. ①勃…②韩…③梅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2580 号

总 策 划:



书 名: 简·爱

出 版 人: 田辉

编 著: 梅小红

责任编辑: 张光红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 100044)

电 话: 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印 刷: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30 千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146-0

定 价: 180.00 元(全套十二册)



前言



经典的名著和童话囊括了人类文化的精髓,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养料,不但可以提高孩子们的文化修养,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成长做一个很好的指导。

世界名著,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结晶,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,在我们精心编写的“名人成功励志卷”里,孩子们可以从名人身上学会培养自己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;在“世界文学名著”里,他们可以体味到不同作者笔下描写的不同社会状态,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从中了解了善与恶、美与丑,学会了明事理、辨是非,这种潜在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。

作为孩子们最忠实的朋友,我们为他们奉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: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神秘岛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唐·吉珂德》、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、《王子复仇记》、《环游地球八十天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简·爱》,希望孩子们从这份特别的礼物里,能有所收益,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目 录



第1章	1
第2章	5
第3章	10
第4章	16
第5章	24
第6章	33
第7章	38
第8章	44
第9章	49
第10章	54
第11章	61
第12章	66
第13章	73
第14章	80



目 录



第 15 章	87
第 16 章	97
第 17 章	102
第 18 章	110
第 19 章	119
第 20 章	128
第 21 章	131
第 22 章	135
第 23 章	145
第 24 章	151
第 25 章	158
第 26 章	162
第 27 章	168
第 28 章	172



目 录

第 29 章	176
第 30 章	182
第 31 章	191
第 32 章	198
第 33 章	203
第 34 章	208
第 35 章	216

第1章

那一天，是无法出去散步了。吃过午饭以后便刮起了凛冽的寒风，天上阴云密布，随即又下起了大雨。对此，我倒是喜欢的。我从来就不喜欢远距离散步。试想，阴冷的薄暮时分回到家里，手脚都冻僵了，还要受到保姆贝茜的指责，又自觉体格不如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健壮，心里既难过又惭愧。

此时，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。她则斜倚在炉边的沙发上，一副安享天伦之乐的样子。她说要是没有亲耳从贝茜那儿听到，并且亲眼看到我确实在尽力培养一种单纯随和的性情，活泼可爱的举止，那她真的没法让我享受那些只配给予快乐满足的孩子们的特权了。

“贝茜说我干了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简，我不喜欢吹毛求疵的人，更何况小孩子家这么跟大人顶嘴也让人厌烦。找个地方去坐着，不会说话就别张嘴。”

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的餐室，屋内有一个书架。我从上面拿了一本书下来，爬上窗台，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拉拢，使自己隐蔽起来。那是比尤伊克的《英国鸟类史》，我对文字部分不感兴趣。导言中写到了海鸟栖息的“孤寂的岩石和海岬”，写到了挪威的海岸，还有沿着海



岸线浮现的许多海岛。这些景象朦朦胧胧浮现在脑海，一时难以捉摸却出奇地生动。我说不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弥漫在孤寂的墓地：刻有墓志铭的墓碑、一扇大门、两棵树、低低的地平线、破败的围墙、一弯初升的新月，时间正是黄昏之时。

我膝头摊着比尤伊克的书，心中很高兴，就怕别人来打扰。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餐室的门开了。

“喂！忧郁小姐！”约翰·里德叫唤着，随后又打住了，可能是他发觉房间里无人。

“见鬼，上哪儿去了呀？”他接着说，“丽茜！乔琪！（他喊着他的姐妹）简不在这儿，告诉妈妈她跑到雨地里去了，这个小坏蛋！”

“幸亏我拉上了窗帘。”我想。约翰·里德自己是发现不了的，他眼睛不好使，头脑也不灵活，可惜伊丽莎在门口一伸进头来，就说：

“她在窗台上，没错，杰克。”

我只好走了出来，因为一想到要是被这个杰克硬拖出去，身子便直发抖。

约翰·里德是个14



简·爱

岁的小学生，比我大4岁。他长得又高又胖，但肤色灰暗，像有病的样子。他还喜欢暴饮暴食，落得个肝火旺盛，目光迟钝，两颊松弛。这时，他本应该在学校里，可是他妈妈把他领了回来，说是因为“身体不太好”。但他老师迈尔斯先生却认为，要是家里少送些糕点糖果去，他会很正常的。

约翰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，而对我则很厌恶。他经常欺侮、虐待我，弄得我每根神经都怕他。可是面对他的恐吓和欺侮，我无法诉说。佣人们不能站在我这一边去得罪他们的少爷，里德太太则装聋作哑，儿子打我骂我，她视而不见，尽管他动不动当着她的面这样做。

我对约翰已惯于逆来顺受，他叫我去他那儿，我便走到他椅子面前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突然狠命揍我。我一个踉跄，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。

“这是对你的教训，谁叫你刚才那么无礼跟妈妈顶嘴。”他说，“谁叫你偷偷摸摸躲到窗帘后面，你这耗子！”

我听惯约翰·里德的漫骂了，只想着怎么去忍受辱骂以后的殴打。

“你凭什么动我们的书。妈妈说，是别人养活你，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，你应当去要饭。现在我要教训你，让你知道翻我们书架的好处。去，站到门边去，离镜子和窗子远些。”

我照他的话做了，起初并不知道他什么用意。他把



书举起，立起身扔了过来。我应声倒下，脑袋撞在门上，流出了血，疼痛极了。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超过了极限，被其他情感所代替。

“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！”我说，“你像个杀人犯！！”

“什么！什么！”他大声叫喊，“伊丽莎、乔治亚娜，你们可听见她说了？我会不去告诉妈妈吗？不过我得先——”

他向我直冲过来，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。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，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剧痛。愤怒，使我不再恐惧，而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。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早已跑出去讨救兵，里德太太上了楼梯，这会儿来到现场，后面跟随着贝茜和女佣艾博特。她们把我们拉开了，里德太太下命令似的说：“送她到红房子里关起来。”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，把我拖上楼去。



第2章

我一路上反抗着，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。我确实有点儿无法控制，我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，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反抗到底。

“多吓人的举动，简小姐，你居然敢打小少爷！”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。

她们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里，推倒在一张矮凳上，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蹦起来，但马上有两双手把我按住了。

“要是你不老老实实坐着，我们就得绑住你了。”

“别绑啦，”我叫道，“我不动就是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贝茜便冲着我说：“小姐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在受里德太太的恩惠。要是她把你赶走，你就只好进贫民院了。”

听了她们这些话，我没什么可说，因为这些话对我来讲并不新鲜。这些责备我依靠别人养活的话，在我耳朵里早已成了意义模糊的陈词滥调。艾博特小姐附和她们说：

“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同里德少爷和小姐一起抚养大，你就以为自己和他们的地位平等了。你得学谦让些，顺着他们。”

“我们同你说的全是为了你好，”贝茜补充道，声调



世界文学名著
Shi Jie Wen Xue Ming Zhu

倒并不严厉，“你得学得乖巧一些，做事要顺从他们。否则，太太准会把你撵走的。”

“另外，”艾博特小姐说，“上帝会惩罚她，也许在她发火时，把她处死呢。贝茜，咱们走吧，不管她。说不定有个可恶的东西会从烟囱进来，把你抓走。”她们走了，关了门，随手上了锁。

红房子是间空闲的卧房，除非盖茨黑德府上偶尔来一大群客人时，才动用这里的房间。它很宽敞：一张红木床赫然立在房子中间，罩着深红色锦缎幔帐。两扇终日紧闭的窗户上的窗帘也是用同样料子做的。地毯是红的，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深红色的台布，墙呈柔和的黄褐色，略带粉红。大橱、梳妆台和椅子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。床上高高地叠着褥垫和枕头，白得刺眼。特别显眼的是床头边的那一把大安乐椅，同样的白色。

屋子里异常冷清、安静，也很庄严。只有女佣每到星期六到这里来，把一星期来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抹去。里德



简·爱

太太好长时间才来一次，查看大橱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。这里存放着各类羊皮文件，她的首饰盒，还有她已故丈夫的肖像。

里德先生死去已经九年了，他是在这间房子里死的。他的遗容在这里让人瞻仰，后来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。从此以后，屋子里便始终散发着一股阴森森的祭奠气氛。

我起来去看门锁上了没有，回到原地时路过一扇大镜子，我的目光被吸引住了。镜子里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瞧着我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幽灵。这时候我忽然迷信起来，不过反叛的那种苦涩情绪依然刺激着我。约翰·里德的专横霸道，他姐妹的高傲冷漠，他母亲的厌恶，仆人们的偏心无知。为什么我总是遭人欺侮，永远受到责备呢？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？伊丽莎自私任性，却受到尊敬；乔治亚娜心肠狠毒，只是因为她的美貌就能得到很多人的默许；至于约翰，没有人同他顶撞，更不用说教训他了。

“不公平，不公平！”我的理智呼喊，在反抗。在痛苦的刺激下我的思想变得早熟而敏感，同时化做了一种短暂的力量，并且鼓起了决心，激发我去使用某种奇怪的手段，来摆脱无法忍受的压迫。那个晦暗的下午，我心里始终惶恐不安！我无法回答心中无尽无休的问题——为什么我命这般苦，在相隔——我不说多少年以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

我与盖茨黑德府里的人总合不来，在那里我跟谁都不像。他们嫌弃我，说实话我也一样不喜欢接近他们。我是一个异种人，个性、地位和嗜好都同他们大相径庭。

屋子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，我听见雨点仍不停地敲打着楼梯的窗户，狂风在门厅后面的树丛中嚎叫。我的心逐渐冷下来了，勇气也烟消云散。我已经不记得曾在这间屋子死去的里德先生了，只知道他是我舅舅——我母亲的哥哥。他收养了我这个苦命的孤儿，而且在弥留之际，要里德太太允诺，把我当做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。可是她怎么能发自内心喜欢一个不属于她家的外姓，一个在丈夫死后同她已毫无瓜葛的人呢？

我突然有一个古怪的念头：里德先生要是在世，一定会待我很好。据说由于人们违反他们临终的嘱托，他们会重访人间，严惩发假誓的人。我想，里德先生的灵魂为外甥女的冤屈所动，会走出坟墓，来到这间房子。这想法听起来很令人高兴，不过要是真的做起来，想必会非常恐怖。我壮着胆子环顾了一下黑洞洞的房间。就在这时，墙上闪过一道亮光。现在我会很自然地联想到，那也许是有人提着灯笼穿过草地时照进来的光。但那会儿，我脑子里尽往恐怖处去想，我认为那道飞快滑过的光，是某个幽灵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预兆。我感到憋闷，忍耐力也已经崩溃了，禁不住发疯似的大叫了一声，冲向大门，拼命摇着门锁。顿时外面走廊上响起了脚步飞跑的声音。钥匙转动了，门开了，贝茜和艾博特走进房间。



简·爱



“爱小姐，你生病了吗？”贝茜问。

“放我出去！让我到保育室去！我看见一个光亮，那一定是鬼要出现了。”我抓住了贝茜的手，她没有把手缩回去。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一个咄咄逼人的声音问道。接着，里德太太从走廊里走过来。“艾博特，贝茜，我早已吩咐过，让简·爱待在红房子里，由我亲自来管。”

“简小姐叫声很大，夫人。”贝茜恳求着。

“放开她，”这是惟一的回答，“松开贝茜的手，孩子。你尽可放心，用这办法，是不会出去的。我有责任让你知道，鬼把戏不管用。现在你要在这里多待一个小时，而且只有老老实实，不能动一下，才放你出来。”

“啊，舅妈，宽恕我吧！换个办法惩罚我吧！我会憋死的，要是——”“住嘴！这么吵吵闹闹让人烦透了。”她从心眼里认为，我是个本性恶毒，灵魂卑劣，为人阴险的货色。贝茜和艾博特走了出去。里德太太对我疯狂、近乎绝望的痛苦嚎叫束手无措，猛然把我往后一推，锁上了门。她走后不久，我便一阵痉挛，昏了过去，这场吵闹结束了。



第3章

我还记得，醒过来时仿佛做了一场噩梦。不久，我感觉到有人把我扶起来。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轻手轻脚地抱起过，我把头倚在一个枕头上或是一条胳膊上，感到很舒服。五分钟后，心里明白多了。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床上，贝茜端着脸盆站在床头，一位老先生坐在我枕边的椅子上，俯身看着我。我知道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。这时，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宽慰，一种确信受到庇护而觉得安全的感觉。我认识他，他是劳埃德先生，是个药剂师。

“喂，你说我是谁？”他问。

我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他悄然一笑说：“很快会好起来的，孩子。”

然后他扶我躺下，并叮嘱贝茜小心照顾我，便离开了。我的心再次伤感了起来，一种无法说清的伤感压着我。

“萨拉，过来，咱们一起睡在保育室吧，我不敢同那个可怜孩子睡在一起了，她说不准会死的。不知道她

